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
亚森·罗宾探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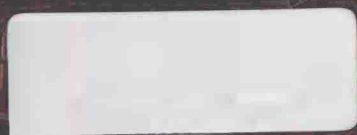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Les Dents du Tigre

虎牙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李曦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
亚森·罗宾探案集

Maurice Leblanc

虎牙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李曦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牙 / (法) 勒布朗 (Leblanc, M.) 著; 李曦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亚森·罗宾探案集)
ISBN 978-7-5399-7433-0

I. ①虎… II. ①勒…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249 号

书 名	虎牙
著 者	(法) 勒布朗
译 者	李 曦
责 任 编 辑	丁小卉 姚 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433-0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堂路易·佩雷纳

第一章	达德尼昂	003
第二章	濒危的人	023
第三章	黯淡的绿松石	051
第四章	铁幕	071
第五章	拄乌木手杖的人	085
第六章	《莎士比亚全集》	101
第七章	有吊死鬼的谷仓	115
第八章	亚森·罗宾的愤怒	127
第九章	索弗朗述说真相	139
第十章	溃退	155

第二部 弗洛朗斯的秘密

第一章	救命!	169
-----	-----------	-----

第二章	爆炸	183
第三章	怀着仇恨的人	199
第四章	继承者	217
第五章	韦贝复仇	235
第六章	芝麻开门!	251
第七章	皇帝亚森一世	265
第八章	“陷阱准备好了。当心，亚森·罗宾!”	279
第九章	弗洛朗斯的秘密	293
第十章	羽扁豆花园	307

第一部
堂路易·佩雷纳



第一章

达德尼昂^①

① 法国小说《三剑客》中的主人公。

巴黎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还未回到办公室。私人秘书把一叠批注过的信件和报告放在写字台上，按铃叫人。接待员从正门进来了。

秘书说：

“总监先生今天下午五点要召见几位先生。这是名单。你把他们分别带到单间候见室并要一张名片交给我，记住不要让他们彼此交谈。”

接待员允诺后出去了。秘书准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于是向侧门走去。这时大门又开了，闯进来一个人，他东摇西晃的，即使靠在椅子背上也止不住。秘书吃了一惊。

“哦，是你，韦罗？”秘书问，“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

作为便衣警察，韦罗身材高大，肩宽背厚，平日里总是满面红光，而眼下显然是受了惊吓，脸色变得苍白，失去了应有的红润。

“没什么，秘书先生，没什么事。”

“可你脸色铁青，还冒着虚汗……”

韦罗急忙擦掉额头上的汗，努力镇定下来，说：

“我只是累了……总监先生让我负责的案子花了我不少心思，可即使费尽周折，我仍然觉得情况不太对劲……”

“需要来点什么喝的么？”

韦罗说：“不用，我只是口渴。”

“来杯水？”

“不，不用了……”

“那么……”

“我想……也许……”

他显得那么不安，声音慌乱，停了好久才又问道：

“总监不在吗？”

“不在。他大约五点钟回来。有一个重要的会。”

“对……我知道……那个会议确实非常重要，我就是为此而来的。不过我能先见见总监先生吗？我很想见他。”

秘书打量了他一眼，说：“你为什么这么激动？真的有如此要紧的事吗？”

“是的，事情很紧迫，是关于一个月前那桩案子的事……案子并没有结束，今天晚上还会发生两起谋杀。我们必须阻止……先生，如果我们不采取些必要的措施，谋杀是一定会发生的。”

“韦罗，你坐下说吧。”

“哦，这是多么精巧的阴谋啊，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知道了这件事，就尽快着手去办吧，总监先生一定会授予你全权处理这件案子的权力的。”

“是的……没错，是这样……但我担心自己出什么意外，所以写了个报告给他，所有情况都在这里面了。这样更保险。”

他取出一个黄色大信封，交给秘书。又说：

“还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补充我的报告的东西，也放在桌上吧。”

“你为什么自己不保管它们呢？”

韦罗说：“有人在监视我，先生……有人想把我干掉，我必须让第二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韦罗，放松些，总监先生就要回来了。我劝你还是去看看医生，喝点活血提神的東西吧。”

韦罗有些犹豫，又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终于还是站起身走了。秘书把信封放在了总监桌上厚厚的卷宗里，然后从侧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刚关上门，前厅的门就又开了。韦罗又走回来，对秘书咕哝着说：

“秘书先生，也许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

他一脸惨白，牙齿打战，见秘书不在，就想去他办公室，一阵晕眩突然袭来，韦罗倒在了椅子上。休息了几分钟，浑身仍然没有一丝气力，他有气无力地呻吟道：

“怎么回事？……又中了毒吗？唉，恐怕……”

他从写字台上拿了铅笔和记事簿，想要写些什么给总监先生，忽然又停住，结结巴巴地自言自语：

“用不着这样，总监先生会读我的信的……我到底怎么啦？啊，我怕……”

猛地，他又站起来，说道：

“秘书先生，必须……必须……今夜……什么也阻止不了……”

他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僵硬地向秘书办公室挪去，刚几步便摇晃起来，不得不再次坐下。他的心已经被恐惧填满了，声音沙哑，听力急剧衰退，眼前漆黑一片。他想按铃叫来什么人，却连铃在哪里也看不见。

他只好跪下来慢慢地摸索前进。他爬到了墙边，可记不起秘书办公室在哪个方向了。他脑子里一片混沌，本应往左，却在往右。他摸到了屏风后的一扇门，用尽力气把门打开后便跌了进去。这是总监办公室的盥洗室。他跌进去以后断断续续地喊着：“救命……救命呀……”他以为自己在秘书办公室，又哼着说：

“就在今晚！谋杀……就在今晚！你们会看到……齿痕……太可怕了……太难受了……我中毒了……救命啊！救命！”

声音断了一会儿，又响起来，梦呓一般：

“牙齿……白森森的牙齿……合上了！”

声音越来越微弱，已经听不出完整的词汇，而是一串含糊不清的呻吟了，嘴唇像老年人咀嚼食物一样上下动着。终于，他的头耷拉下来，随着两三声叹息，身子开始颤抖。然后连颤抖都消失了。

他开始了临终的呼吸，轻微，但节奏均匀。也许他本能地做出过努力，努力让意识回到已经毫无生机的眼睛里。可终究枉然。

四点五十分，总监回到了办公室。他五十岁左右，看上去魁梧而又精明，灰色的西装搭配白色腿套，一条神气的飘荡着的领带，正派、坦率、朴实、善良，几乎不像一个警官，可他在这个令人尊敬的岗位上已经好几年了。

他按铃叫来了秘书。

“我召见的客人都来了吗？”他问。

“都来了，总监先生。我已请他们在几间会客室中分别等候您。”

“其实他们彼此碰见也没什么不便。不过……这样更好。我想，美国大使没有亲自来吧？”

“是的，如您所说，总监先生。”

“你有他们的名片吗？”

“在这里。”

总监接过名片念道：

阿齐伯德·布里特，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勒佩蒂依，公证人；

胡安·卡塞雷斯，秘鲁驻法国公使馆专员；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退役少校。

第五张名片，只印着姓名，职衔和地址全都没有：

堂路易·佩雷纳。

“啊，我很想见见他。”总监说，“我对他很感兴趣。你看了外籍军团的报告吗？”

“看过，总监先生。我承认我也对他有兴趣。”

“一个英勇的男人，简直是疯子，一个英勇的疯子。他的战友都管他叫‘亚森·罗宾’……取这个名字，想必他们对他很贴心也很佩服吧！……亚森·罗宾本人死了多久了？”

“是在战前两年死的，总监先生。他与克塞巴赫夫人一起被发现，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一所小木屋的灰烬下面。经调查，罗宾是先把那女人掐死，然后放火烧房，自己跟着悬梁自尽的。后来证明那女人确实有罪。”

“那样的人只配那样的结局，我真希望自己没和他交过手。好了，我们说到哪儿啦？莫宁顿遗产案的材料，你准备好了吗？”

“就在您的写字台上，总监先生。”

“哦，我忘了……韦罗来了吗？”

“来过了，现在大概在诊所。”

“他怎么了？”

“他的样子十分难看。”

“怎么？说说看……”

秘书便将与韦罗见面的经过告诉了总监。

“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在哪里？”德斯马利翁先生有些担心地说。

“我将它放在卷宗里了，总监先生。”

“这很不正常……韦罗作为便衣警察是一流的，那么稳重的人竟会怕到如此地步，事情看来确实严重了。我现在就看看这些材料，

你立即叫他过来。”

秘书出去了，五六分钟后惊慌地跑回来说没有找到。“更奇怪的是，接待员说韦罗先生从这里出去后马上就折回来了，再没有出去过。”

“也许他是去你的办公室了。”

秘书说：“去我的办公室？总监先生，这不可能！”

“那这是怎么回事……”

“显然他不在您的办公室，也不在我的那里，那么一定是接待员有一会儿不当心，没有看到他出去了。”

“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说法了。他大概一会儿就会回来了，只是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反正我们的会议开始的时候也不需要他在场。”

德斯马利翁先生看了看手表。

“已经五点十分了。让接待员领先生们进来吧……啊，不过……”

他犹豫了一会儿，翻着卷宗，找出了韦罗留下的信。这是个黄色的大信封，一角印着“新桥咖啡店”的字样。

秘书提醒说：“总监先生，韦罗刚才对我再三嘱咐这封信，事件应该是相当急迫的，因此我建议您先看一看它。”

“对，也许你说得有理。”

总监拿尖刀把信挑开了。

“啊！怎么搞的！”他惊叫道。

“怎么啦，总监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一张白纸，折了四折……什么字也没写。”

“可韦罗对我说的是，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况都在里面了。”

“是这样没错，可是你也看见了，信纸上一个字没有……真的，如果我不了解他，会以为他在开玩笑……”

“总监先生，这一定是一个疏忽。”

总监说：“也许是这样，但事关两条人命，韦罗不会如此粗心的，他确实对你说了今夜将发生两起谋杀案，对吧？”

“是的，总监先生。他说就在今夜，而且将极其恐怖。”

总监背着手在室内踱了几圈，忽然在一张小桌旁站住了。

“这是什么？这个小盒子？‘面交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先生……出事时拆开。’”

秘书说：“哦，我把它给忘了，这也是韦罗要转交您的。他说里面的东西是对信封里内容的补充。”

总监忍不住笑了，说：“那样一封信还需要再补充点什么吗？虽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但还是让我们打开探究究竟吧。”

总监一面说，一面剪断小绳，拿掉包装纸，只见里面包着一个小纸盒，一个药房用的纸盒，又旧又脏。

他揭开盒盖。

里面是几层和纸盒一样又旧又脏的棉花，中间放着半块巧克力。

“韦罗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总监奇怪地说。

拿在手上细细打量之后他才明白这有些发软的巧克力的特殊之处：上面有齿痕。齿痕很明显，有两三毫米深，上齿四个，下齿五个，各不相同。德斯马利翁先生低头沉思，在屋里踱了几分钟，喃喃道：

“一切都太奇怪了。我一定要解开这个谜……白纸，齿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但他没有时间继续深入了。既然韦罗就在附近，谜底的揭晓就只是早晚的问题。于是他对秘书说：“不能再让那几位先生等着了，叫他们进来吧。如果韦罗回来了，你要马上告诉我，除此之外绝不要打扰我了。”

两分钟后，四个人在接待员的引领下进来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公证人勒佩蒂依，身体肥大，皮肤发红，两颊留着胡须，戴着眼镜。接着是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阿齐伯德·布里特和秘鲁公使馆专员卡塞雷斯。总监与这三位都很熟悉，寒暄几句后便去欢迎退役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了。他是伊阿战斗的英雄，光荣负伤之后被迫提早退役。总监正在赞扬他在摩洛哥的所作所为。

门又开了。

“堂路易·佩雷纳，对吧？”总监向来人伸出手去。此人个头中

等，偏瘦，整齐地佩戴着军功章和荣誉团的勋章。虽然其面容、眼神、举止都透露出年轻人的风范，但眼角和额头上的皱纹却表明他已经四十好几了。

他行了一个礼。

“是的，总监先生。”

伯爵看见他，冲他叫道：

“是你，佩雷纳！你还活着？”

“啊！少校！见到你我真高兴。”

“你还活着！我直到离开摩洛哥都没听到你的音讯，大家都相信你已经死了。”

“我只是被俘了。”

“成为那些人的囚犯和死了没什么两样。”

“也不能这样说，少校，那里到处都可以逃走……”

和少校交谈的过程中他一直带着微笑，目光坦诚且坚毅，皮肤因为长久暴露在阳光下而呈现出古铜色，总监对他不由得生出了好感。客人们在写字台周围坐下后，会议开始了。“诸位，对于这次突然地邀请，你们也许会觉得神秘，对于我故弄玄虚的话语，你们也许会觉得诧异，但只要诸位相信我，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而自然。当然，我也会尽我的努力使叙述简洁明了。”

他把秘书准备好的卷宗翻开，一面说，一面看那些批注。

“故事开始于一八七零年那场战争的前几年。有三姐妹——三个孤女，老大艾尔默利娜，二十二岁；老二伊丽莎白，二十岁；最小的姑娘叫阿尔芒德·罗素，十八岁。三人与表弟维克托住在圣泰田，表弟比最小的阿尔芒德还要小几岁。

老大艾尔默利娜第一个离开圣泰田，嫁给了一位姓莫宁顿的英国人，两人在伦敦结婚生子，孩子取名柯斯莫。一家人的生活很贫困，艾尔默利娜曾几次给妹妹写信求助，但没有一丝消息，渐渐姐妹们也就断了联系。一八七五年前后，莫宁顿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五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富翁。一八八三年，莫宁顿先生死了，他的妻子继承并继续经营着他留下的资产。她很有才华，大赚了一笔，在一九零五年去世时，给儿子留下了四亿元的遗产。”

这个数字给客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监看见堂路易·佩雷纳同伯爵互递了一个眼色，就问：

“你们认识柯斯莫·莫宁顿？”

伯爵说：“是的，总监先生，我们是在摩洛哥服役的日子里与莫宁顿先生相识的。”

总监说：“的确，柯斯莫·莫宁顿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周游世界。有人说他学过医，医术很好，旅行的时候也经常给人免费看病。他起先住在埃及，后来迁到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九一四年底回到了美国，支持协约国。去年停战后又搬至巴黎。四个星期前，死于一场极其意外的事故。”

美国大使馆秘书说：“这件事报纸上已作了报道，使馆也收到了消息，我记得是打针失误致死？”

总监说：“是的。他因为流感在床上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按照医嘱应该自己注射甘油磷酸盐，但因为某一次忽略了消毒，伤口感染，几小时后就死了。”

说到这里，总监转身向公证人：

“勒佩蒂依先生，我对事件做了一个简要的讲解，它们都合乎事实吗？”

公证人说：“总监先生，完全合乎。”

总监继续向大家说道：

“柯斯莫·莫宁顿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午，勒佩蒂依先生来到这里，带来了他的遗嘱。至于原因，就在这遗嘱里。”

他开始动手找遗嘱。勒佩蒂依先生接口说：

“不知总监先生是否同意我补充几句？我只见过一次莫宁顿先生，是他把遗嘱交给我的时候。那时他刚得流感不久，对我说自己在寻找亲戚，虽然现在卧病在床，病好后也绝不会放弃。可惜这场意外夺走了他的坚持。”

这时候，总监已经找出了遗嘱，是一个拆开的信封，里面装着两张纸。他抽出一张大的，展开来说：

“这就是遗嘱。请大家仔细听。‘本人，柯斯莫·莫宁顿，休伯特·莫宁顿和艾尔默利娜·罗素的婚生子，一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合

法公民。我死后将由勒佩蒂依公证人把我财产的一半转交美国大使馆，感谢曾经接纳我的美国，它们将用来举办那些符合我所提出条件的慈善事业。剩下的一半财产，包括巴黎、伦敦等各银行的存款大约两亿元，我已开出清单，全部交由勒佩蒂依事务所保管。为了纪念敬爱的母亲，它们将留给姨妈伊丽莎白·罗素及她的直系后人。若无后人，则留给堂舅维克托·罗素及他的直系后人。

“对于寻找两位姨妈和堂舅的问题，若在未来时我便去世了，此事将交由我的朋友堂路易·佩雷纳继续。堂路易·佩雷纳将成为我在欧洲部分财产的遗嘱执行人。作为我的代表，他的行为只要是有利于扩大我的名声，完成我的遗愿的，均在允许范围内。并赠予一百万元作为他友好帮助的酬谢，以及感谢他的两次救命之恩。”

总监停顿了一会。堂路易啜嚅道：

“可怜的柯斯莫……付我这么大一笔钱完全是没必要的。”

总监继续往下念：“倘若我死后三个月，堂路易·佩雷纳和勒佩蒂依仍未找到遗产继承人，则这些财产全部赠予我的朋友堂路易·佩雷纳，任何人不得再以继承者的名义继承。我深知堂路易的为人，我仍记得我们在摩洛哥时他在帐篷里热情洋溢地讲出的那些高尚伟大的计划，并且相信他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在那些计划上。”

总监念到这里，又停顿一下，抬眼看着堂路易。堂路易面色平静，一句话也不说，但睫毛上闪烁的泪光出卖了他的悲伤。

伯爵说：“佩雷纳，祝贺你。”

“少校，请你注意，这笔遗产的接受是有条件的，而我自信可以找到罗素家的后代。”

“我了解你，相信你做得到。”少校说。

总监问堂路易：“不管怎样，这附有条件的遗产……你不会拒绝吧？”

“不，不拒绝。”佩雷纳笑着说，“有些事情是不能拒绝的。”

总监说：“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遗嘱最后还有一条：

“如果我的朋友佩雷纳出于某种原因拒绝接受这份遗产，或者他在获得遗产前死了，这笔钱将由美国大使先生和警察总监先生负责，在巴黎筹办一所专收美国学生和艺术家的大学。无论如何，总监先